



# 一个人的名字

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选

(1951—1954)

# 一个人的名字

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选

(1951——195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50 字数361,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1/8 插页4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册

定價(3) 1.45元

## 出版說明

短篇小說在苏联是一种受到作家与讀者普遍爱好的文学样式，从历史發展來說，它还繼承了俄国古典作家的长远的优秀的传统。苏联几乎每一种报纸和文艺性、綜合性的杂志，都經常發表短篇小說。每一个出版社都出有短篇小說集。这些小說的作者屬於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年齡，有些是非常有威望的老作家，有些却是仅仅刚开始写作的業余作者。但是他們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丰富灿烂的苏联人民的生活。

本書收有苏联当代作家卡里宁、奧辛、雷特赫烏、古立亚、祖巴文和多罗希等十八位作家的二十二个中短篇小說，这些小說大部分發表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們主要是根据苏联作家阿达罗夫主編的“51——52年苏联小說选”和“53年苏联短篇小說选”編选的，也从其他的选集和专集中吸收了几篇。

这些短篇小說的主题是多方面的，而內容也是極其广泛的，其中有描写农村建設的；有描写农庄庄員生活和劳动的；有描写农村先进与落后冲突的；也有写爱情生活的。而在这些关于平凡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的主题，作家們表现了建設共产主义社会人們的高尚品質和忘我的劳动热情，刻划了以祖国繁荣、人民的幸福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物。

本書是按作者姓氏俄文字母的順序編排的。由于我們的了解有限，本書的編選尚不够完善，希望讀者多提意見。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12月

## 目 次

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阿达勉) .....	1
蚊子(布·别德内依) .....	27
安德留沙(波罗维柯夫) .....	60
玉米(戈弗) .....	70
巨大的篝火(格·古立亚) .....	84
复仇者(格·古立亚) .....	94
玛良渥奇卡(多罗希) .....	99
家庭纪事(祖巴文) .....	111
开端(祖巴文) .....	129
蓝鲸(卡皮察) .....	144
兄弟俩(卡里宁) .....	166
集体农庄的粮食(阿·柯热甫尼柯夫) .....	192
人民法院(拉普杰夫) .....	208
七只象(尼基金) .....	222
姆萨尔湖秋季一日(尼基金) .....	237
蜜月(奥辛) .....	245
不安的一夜(奥辛) .....	281
一个人的名字(雷特赫乌) .....	312

謝利柯夫(雷杜夫) .....	351
加丽雅的考驗(薩利尼柯夫) .....	368
到草原去的道路(霍連德羅) .....	456
活老虎(謝斯达柯娃) .....	490

## 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

阿达勉

魯卡是头一个向她道賀的人。当她的論文被宣布取得了学位的时候，他盯着她的眼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輕輕地說：“好的，这个你也成功了，亲爱的。現在向前再去爭取下一个目标吧！”

这多么像他的为人！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他也只想到一件事，向前，向前，向前……“跟你在一起生活可真不容易。我老得拚命向上，好像脚尖兒站着过日子似的，”塔瑪拉在他們結婚的头几年曾这样抱怨过。后来她認識到跟他在一起只能这样生活，同时生活中沒有他也不行。只能够这样生活下去。

“喂，喂，这可不行！”塔瑪拉的正式論文答辯的对手梅格拉希維里教授的低沉的声調传过来了，“論文答辯的对手事先事后都应当很好地对待。你丈夫随时都有時間向你道賀，可是再过两个鐘头我的火車就要开啦。”

塔瑪拉滿心欢喜地把手伸給他。

鮮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現了——大捧大捧的白色和深紫紅色的丁香花，长束的蓝色鳶尾花。朋友、熟人和学生們把她团团围住。



研究所的所长虽然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了，年纪却还很轻。他诚恳地对她说：“不但好，而且十分精彩。”说完了他皱起眉来，又好像后悔用了那个字。“也许我不应该那样说。可是我相信你——你不会自高自大起来的。”

“你真是了不起，”一个朋友在她的耳旁小声说。“就是开头你好像有点紧张，过后是那样有力量，那样叫人信服……”

“是吗？真的吗？”塔玛拉问道。她要反复回味今儿晚上她在这个大讲堂里的一切感觉，她马上就要带着理科硕士学位离开这里了。她向四下里望望，尽力想把一切细节都记在脑海里，可是样样东西都瞬息在改变着。那些图画、照片和图表一个钟头以前还那样受到重视，现在却零乱地堆在桌子上。那些评議員們也离开了他们的席位，不再那么纹丝不动、显得难以接近了。

塔玛拉走到她的老数学教员面前。很多年以前，她参加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他是她的主考人。事前她曾经非常用功地把一切都学会，默记下来，温习好了；可是许久以前的那一天，当她面对着他的时候，一切却都在她脑子里搅得一塌糊涂了。她什么也记不得，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惶恐不安地感到时间正在流逝。

“我是知道的，可我就是太紧张啦！”她狠狠地说。

那个老头儿冷漠地摇摇头，把眼睛掉过去望着黑板。

“地球是什么形状？”他问道，虽然这个问题跟考题并没有关系。

“是球形的！”她立刻回答说。

“瞧！这回你不紧张了吧！”于是他那双锐利的小眼睛扬扬得意地盯着她。“你并不紧张，因为那是你知道的——很有把

握，一点兒也不含糊。”

这个教訓塔瑪拉一輩子也忘不了。

老教師坐在那里，全身的力量都倚在他的手杖上。

“好極啦！”他喘着氣說，“我听了很高兴……而且很感兴趣，是的，很感兴趣……”

塔瑪拉對自己說：想想看，他病得这么厉害还是来了。

“謝謝您，”她嘎聲說。

这时候她多么清楚、多么深刻地感到，差不多在場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帮助过她，都在她生活上貢獻过一些东西。她想大声地說一下，對他們大家宣布出来！

講堂慢慢地空了。留下来的只是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些跟塔瑪拉和魯卞最亲近的人。其中有一个小老头兒，站在人群的边兒上，他有几次胆怯地想走近塔瑪拉，然后又好像改了主意似的很快地退了回去。

“那是誰，你認得嗎？”魯卞看到那老头兒并不打算离开，就悄悄問道。

塔瑪拉望着那瘦削的面庞、很大的鷹鉤鼻子，心想：这不会是他吧。

“不会是的吧！”她大声重复了一遍，很快地走到这个老头兒跟前。“阿尔門納克舅舅！”

他脸上掠过一种迟疑的、朦朧的微笑，然后他的嘴唇顫动起来了。他那沉甸甸的公事皮夹拙笨地夹在胳膊下面，他开始在他衣袋里摸索。

塔瑪拉出于突然的冲动吻了一下他那瘦削的、刮得不干净的腮帮子。她聞到一股發霉臭的香烟气味、衛生球味，还有一些她辨别不出来的气味，这些气味非常熟悉可是又非常疏远。

“魯卞！”她嚷道。“过来！这是我舅舅。”

“可不是嗎……她母亲的弟弟……她最近的亲戚，你知道……”阿尔門納克舅舅用一条發黃的手絹輕輕地擦了擦眼睛，同时伸出一只顫抖的手来。

“很高兴在这兒看到您，”魯卞說，“您是特意为这个典礼来的嗎？”

“噢，不是，不是！”阿尔門納克舅舅辯白着。“真不是的……你也可以說我是因公而来的，……为了一件公事……”

“不管怎样，是很凑巧的。請您一定得跟我們一齐回家去。大家都上我們那兒去吧！我們誰也不放走！”

魯卞的母亲阿露絲最喜欢摆酒席，她相信只有秋天这个季节适宜請客。

“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做出一桌好菜来。你們想想，有了葡萄、梨和桃子能显出多少不同来。就光瞧瞧我的多尔瑪<sup>①</sup>就够叫人嘴饞的了……可是現在这个季节可有什么东西呀？你簡直連塊像样的羊肉都找不到。”

“您真爱抱怨，媽媽，”魯卞听了这話就說，“大家是要来給朋友道賀，一塊兒湊湊熱鬧的，就是沒有多尔瑪他們也不在乎，那算得了什么！”

可是在春天有一样东西的确多得很，那就是鮮花。所有的房間都滿是鮮花——花瓶里，果醬瓶里，隨便什么旧盘子里。本来打算讓老阿露絲和瑪尔吉克拿着大把鮮花在門厅里迎接塔瑪拉，可是瑪尔吉克把全套程序都給推翻了——她把花束往地板上一丢，連叫帶喊地扑过去，摟住她母亲的脖子。

---

① 产于亚美尼亚一帶的黄色硬壳果。——譯者注。

塔瑪拉有一种既觉得达到了目的可是又安定不下来的奇怪的心情。她不断地走进厨房去，在碗柜里乱抓一气，好像有些事情非她做不可似的，虽然样样事情都已经做好了，而且老阿露絲証明了尽管她那么說过，在春天也摆得出一桌漂亮的筵席。

阿尔門納克舅舅起初躲在一个角落里，从这个便当的位置很感兴趣地往四下里窺視着。过了一会兒他羞怯地向塔瑪拉招手。

“我知道他，”他小声說，指的是梅格拉希維里。在他临走以前魯卞把他拉进来喝杯酒。“他在我們那兒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代表。你告訴他，我投了他的票。他也是来办事的嗎？”

“誰？教授嗎？”塔瑪拉說。“可是，您难道看不出来嗎？他是我的論文答辯的对手，他是特意为这事来的……”

“你是說他是为你来的嗎？”阿尔門納克舅舅带着怀疑的口气說。“我想你既然那么說，就准是的吧……”

然后他滿屋子里匆促地踱着，察看每一样东西，并且露出滿意的神色。

“你們这套房間很舒服，”他說，“不过家具应该更时髦一些，近来大家都認为里加<sup>①</sup>的家具最时髦了。人們整套整套地从那兒买。你还記得卡卢斯强那家人嗎？他們的女兒买了一套头等的飯厅家具。当然委，在这兒也买得到，可是那就貴多了。”

“对，我想是这样，”塔瑪拉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她覺得奇怪，阿尔門納克舅舅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呢？好像比以前喜欢說話了。随后她明白了：当然，外婆现在不在啦！

“我們按时候接到了你的錢，”阿尔門納克舅舅繼續說下去。

---

① 拉脫維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譯者注。

“可是你知道你外婆——她虽然老想着你，可是从来没有提起过你。她真是静悄悄地去世了，她睡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好好给她办了一场丧事，这一层你尽可以放心。光是棺材就花了七百。自然萎，公家帮了忙。他们倒也不像不赏识我。……”

在饭厅里大家高声喊着塔玛拉。他们都为她干杯，并且祝她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当他们为了苏联的科学干杯的时候，她也满满喝了一杯。

阿尔门纳克舅舅对那些演说都不满意。他觉得对塔玛拉本人说得还不够。老头儿坐在桌子上首主客的座位上；他毕竟是这位新理学硕士唯一的亲戚，而且在亚美尼亚，大家对家族关系都很重视，对老人也非常尊敬。大家为他的健康干过杯以后，他变得有些伤感起来，接着就庄严地宣布他应当致答词。

“我很快乐，”他举起盛着金色的酒的细脚玻璃杯说，“我很高兴我的外甥女塔玛拉·祖拉布扬没有给我们这门这姓丢脸。”

塔玛拉想：这调子听来多耳熟呀。

“当然，诸位贵宾们可能不知道那个家族，可是塔玛拉一定会替我证实在我们那个城市里——而且还不是一个小城市——”阿尔门纳克舅舅很自满地微笑着，“每个人都知道祖拉布扬家的人又好又受人尊重。尽管我不是个科学家，可是当我的上级——我们那位可敬的巴尔沙拉捷同志，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去，说：‘阿尔门纳克·祖拉布扬，你是我唯一能够信赖的人，’同志们，这句话是满有分量的呀！要是把今天的科学家塔玛拉抚养大了的我的母亲还活着的话，知道塔玛拉·祖拉布扬有了这样好的成就，她一定会感到骄傲的。我怀着诚恳的心情举起这只小玻璃杯，祝我的外甥女儿和她的可敬的丈夫健康，祝他们家庭前途无量，幸福无疆，同时也祝贺在座的贵宾们！”

春夜很短，等客人散了的时候天已經發白了。不知疲倦的老阿露絲穿着軟拖鞋一声不响地走动着，正在收拾杯盘。魯卡喝过酒以后很快就睡着了。阿尔門納克舅舅怕丢了公事皮夹，把它放在垫子下面，早在沙發上打起呼嚕来了。

“上床吧，”阿露絲对塔瑪拉說，“天都快亮了！”

可是这一天太丰富了，使得塔瑪拉睡不着。她睜着眼睛躺在床上，多年以来头一次，由于阿尔門納克舅舅出乎意外的出現，使她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来。

我們生活里总会有些阶段是我們不大願意去回忆的；記憶力也总就合着我們的心意：它把那些不愉快的經歷塞在腦子的冷僻的角落里，而人們記住的大多是好时光。塔瑪拉从来不去回忆她的童年，無疑地是因为她沒有快乐的事情可回忆。兒童时代她沒有过快乐。沒有人要她。塔瑪拉生下来母亲就死了，她跟外婆住在一起，外婆那时候对生活已經厭倦了，她把所有的感情也都消耗光了，并不希望別人对她有什么新的要求。

“我可怜的女兒！”塔瑪拉一次又一次地听見外婆說，“我宁可讓这孩子死掉，也不情願她……”

这也許是自然的感覺，可是塔瑪拉从来不曉得她的母亲，尽管她当时还是个很小的孩子，这些話依然深深地伤了她的心。

“你要我死嗎？”当她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問外婆說。

当天晚上外婆对她兒子阿尔門納克抱怨說：“簡直跟她爸爸一模一样！目無尊长的神情，目無尊长的談話。她是他的孩子，他的骨肉！”

外婆为了样样事情都恨塔瑪拉的父亲：因为他是个“穷光蛋”，既沒有門第又沒有名声；因为他居然敢娶了她的女兒；因为

他在內戰中間把自己的命送掉，而把孩子丟在她手里。塔瑪拉雖然只依稀記得她的父親，她却非常珍視這個記憶。她找不到什麼人來談關於他的事，可是每月有一次，當洗衣服的老太婆杜妮婭來的時候，塔瑪拉總是跟她談。

“他並沒有真死，你知道，杜妮婭阿姨，”她就這樣說，“他不過是在老遠老遠的地方。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不過我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他很快就要回來的。他會來的，那時候我要什麼他都會給我。那時候我要給你買一雙新膠皮套鞋。你願意我給你買嗎？”

“我還有不願意的！”杜妮婭阿姨就這麼回答說，“我還有不高興的！我那雙舊的簡直都滿是窟窿啦。有這麼一天我來洗衣服的時候，你會忽然說：‘這是給你買的新膠皮套鞋，杜妮婭阿姨！’”

於是，這個孩子和這個佝僂的洗衣服老太婆兩人就都暢快地大笑起來。

可是這時候外婆就會上廚房來了，很懷疑地向四下里窺視，把塔瑪拉打發走。那個孩子這樣容易跟“下等人”交朋友，外婆覺得這也是由於她的遺傳不好。外婆自己出生在加洛揚家：她父親的水果店曾經供應過城里所有的上等人。她丈夫格利柯爾·祖拉布揚曾經是一家大商業公司的很受信任的老僱員，人人都知道祖拉布揚。正確地說，只有這兩家才配受到光榮和尊敬：加洛揚家的個個都配，祖拉布揚家的稍微差一點點。旁人隨便誰，外婆都看不上眼。她唯一愛的人就是她的兒子，一個容易生氣、沒有感情的、孤僻的人。革命以前，他曾經在他父親服務了一輩子的那家公司里工作，如今他在合作社工作。就他本人來說，什麼也沒有改變。他是個小心謹慎的工作人員，他最珍貴的記憶

是在某一个幸运的日子，他得到了他应得的酬报：他的老板把公司里所有的职员都叫进他的办公室去，然后把从废纸篓里捡出来的一些纸片摆在他们面前。“看看你们多么不知道节省，多浪费你们雇主的财产。从你们的行为来看，养活你们的人倒反而是你们的仇人了。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有责任感，只有一个人努力节省雇主的开支……”在那些只在一面非常潦草地零零落落写了些字的纸团中间，他找到了一些字纸，两面都写满了又小又整齐的、一笔不苟的字迹，写的太满，再多一个字也写不下了。这是阿尔门纳克舅舅写的！

并不是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受到这样不同寻常的赏识、这样了不起的胜利的时刻。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知道赏识人！”外婆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眼睛里含着笑想着过去。

“当然你们是喜欢从前的日子了，你自己就是又肥又大的资产阶级！”塔玛拉怒气冲冲地尖声喊道。

外婆伸出颤抖的手去拿她的缬草药水<sup>①</sup>。

“从哪儿学来的？老天爷呀，这孩子是从哪儿学来的呢？”她颤声说。

他们住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这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它自己独特的格调。这是一座有着长久的革命历史的城市，这里有許多地方都跟史诗般的光荣事迹有着联系。神学院大楼、地下印刷厂的秘密小室和旧时监牢的墙壁都令人追念那位天才的青年——伟大的创造者，革命中的忠实的战士。

这里的人民正建设着一种新生活，可是同时还存在着另外

---

① 一种镇静剂，把缬草根晒干制成。——译者注。



一种生活——它已經注定要灭亡了，可是它仍然在强支着，不願意相信它的命运已是确定了，而用它的老爪子死死地抓住年輕的新芽。

城里大街两旁矗立着巍峨的、华丽的巨厦，新栽了色彩浓郁的絲柏、蓝色的樅树和修剪得很富裝飾意味的桃金娘矮树丛。这座城市在高低不同的地势上展开，中間被河流隔成两半，全城好像是有許多省分的小国一样。每个地区都具有它的特点，它自己的習尚，它自己那类的居民。河的下流，房子都簇拥在一起，櫛比相連，参差不齐，它們的地基常常陷在綠色的河水下面。从远处看来这些房子十分入画，上面复滿了常春藤或是野葡萄蔓，由于年久和潮湿，石墙已經变成綠色了。那些房子都是几百年以前盖的，經過了世代代代，浸透了人类生活的种种气味。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就到了房子跟前，小巷子两边的房屋都有着拱出来的雕木陽台。早晨，馱着一罐罐酸牛奶的驢子从这些小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小販有节奏地吆喝着：“酸牛奶啊！酸牛奶啊！”“青菜，新鮮的青菜呀！”“买山茶萸做果子酱吧，买山茶萸做果子酱吧！”

这里人們在一起住得很亲密。作邻居講究一作就是几十年。誰的底細大家都知道。隔壁誰家晾了什么被子，晒了多少洗的衣裳，好奇的眼睛都会絲毫不差地留意到。

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干巴巴的老太太們披着黑綢披肩，下面是白色的网綢，站在門口一句半句地相互交談着。

“舒沙尼克·列瓦左娃买了一只火鷄。”

“卡卢斯强家里除了土豆什么都不吃，可是瞧瞧，他們給他們的姑娘做了件多么漂亮的大衣呀。”

“有些人会过日子。”